

书中大爆丈夫是“奇葩”

“这是我遇见老锣的第十二年。他属马，正好本命年，按照中国人的说法，叫作‘一轮’。”龚琳娜说，德国丈夫老锣为她开启了一段全新的人生。

老锣有着德国人的严谨和音乐家的浪漫，恩爱故事自不待言。这一次，龚琳娜在书中大举爆料他“奇葩”的一面。

老锣第一次去她家，琳娜的妈妈给他放女儿的晚会演出录像，期待听到赞美。老锣却做了

一个夸张的嫌恶表情，“好恶心！”这话把妈妈气得跳了起来，质问他知不知道自己的女儿多有名，老锣毫不留情地说：“那不是她，我根本听不出她最好的声音！”

琳娜去老锣的朋友家做客，因为不懂德语，英语也不好，就拜托老锣帮他翻译。老锣很不给面子地说：“要说你自己说，我不给你翻译，我不是你爸爸！”“我今天特别讨厌你！你就像一堆没

有骨头的肉一样，你的自信心都跑到哪里去了？”而当他们在教堂里听音乐会，琳娜情不自禁想要拉老锣的手，也曾被他不留情面地甩开，“对不起，我现在不想这样。”

“老锣的中文表达很直，不会绕弯子，但从来一针见血，刺到我心底最软弱的地方。”在老锣几次三番的打击之下，龚琳娜渐渐明白女人要独立，独立是自由的前提。

“中国懒媳妇”的幸福生活

“我是一个被公公婆婆宠坏了的懒媳妇。”旅德五年，在阿尔卑斯山下相夫教子的生活，在龚琳娜笔下，是一段“世外桃源般的日子”。公公婆婆对她的爱和接纳，使她顺利地融入异乡生活。

婚礼上，婆婆知道她准备了三种颜色的礼服，一早就上山去采野花，为她编了三顶不同颜色的花环。婆婆还亲手做了满满一芭蕉叶的小饼干，造型是小马和小兔，因为老锣属马，她属兔。

初到德国时，她一句德语也

不会说。“婆婆在每一个我能看见的地方都贴上了单词。沙发上贴一个，柜子上贴一个，冰箱上贴一个……我学会的第一句德语是：ICH HABE HUNGER（我饿了）！”

婆婆看她整天只和家人孩子打交道，日子很单调，便帮她交朋友。每当在街上遇见年龄相仿的年轻妈妈，就会主动和人家打招呼，把电话号码要过来，回家兴高采烈地对她说：“琳娜，我又帮你找了个新朋友，你可以打电话给她！”

老锣家兄妹四人，每个人都至少有两段婚姻，所以中国媳妇琳娜要面对的不仅是公公婆婆，还有一群弟妹以及他们的“现任”和“前任”。她在书中坦言，无论是面对老锣的前妻，还是看到弟弟、弟妹分手，心里都不好受。而公公婆婆的宽容和接纳，让她懂得真正的爱是什么。

龚琳娜出书袒露十二年心路

自由女人背后必有奇葩男人

以神曲《忐忑》成名的龚琳娜，日前推出自己的首部随笔集《自由女人》。龚琳娜说：“这是一个女人冲破束缚、发现自己、寻获自由的故事。”与书名所体现的自由心境相呼应的，是丈夫老锣为她摄于巴伐利亚林间闭目沉思的封面照片，以及跳脱于字里行间的原生态表达，毫无粉饰，文如其人。8月16日下午，龚琳娜和她的好友、作家张德芬，一同现身北京“单向空间”书店，畅谈属于女人的智慧和自由。

本报记者 霍晓蕙

孩子就要天生地养

龚琳娜的两个儿子都是在德国出生的，老大出生在医院，老二出生在家里。书中《丈夫教我生孩子》一文，将第一次自然分娩的过程形容得妙趣横生。看过大量书籍、理论储备充足的老锣，为她担当助产师，带她跳舞，教她呼吸。老二出生前更为搞笑，阵痛袭来时，老锣打开音响，让两岁的老大陪妈妈跳迪斯科，催弟弟快点出来。龚琳娜将当时的照片用在书中，毫不避讳“走光”或“粗糙”，因为这些才是最真实的生活记录。

怀老二的时候，琳娜去陕北采风，回到德国后因提前破水住

院。家人不仅没有责怪她到处乱跑，反而安慰她：“没关系，妈妈心安，孩子就平安。”她忧心忡忡地问老锣：“如果我们的孩子生下来是残疾或低智怎么办？”“生命是怎样，我们就怎样去面对！”

书中还首次披露了大量一家四口在德国生活的照片，“龚氏奇葩育儿法”得以彻底展示。孩子们呆萌的表情，搞怪的吃相，与天地牛马为伴的自然野趣，令人捧腹又充满温情。

“海酷三四岁的时候，已经认识了森林里所有的植物和动物，懂得根据太阳辨认方向，即使一个人也不会迷路，爬树的本

领十分高强。他的身体一直很好，行动能力和对气候的适应能力也很强，和那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。”

老大两岁多的时候，打人很疼，出手很重。老锣为了让他体验到别人的感受，就用同样的力道打了他，脸上留下几道手指印。孩子惊呆了，竟然没有哭。妈妈虽然心疼，也理解爸爸的教育方式。“我想是因为爸爸有言在先，只是要让他‘试试有多疼’，而不是惩罚他，所以自尊心没有受到伤害。”此后孩子每每想要出手，都先在自己头上拍一下，试好了力度再出手。

灵魂歌者的另类方向

有人说，龚琳娜旅德归来这几年，以她独特的姿态，在圈中“杀出了一条血路”。她并不否认这一点。

龚琳娜曾因“神曲”《忐忑》闻名，又因一曲《小河淌水》被视为“回归”。殊不知，《忐忑》只是她的练声曲，《小河淌水》只是她的小情歌。作为一位立于世界舞台的东方歌者，她的梦想远远不止于此。

十二年前的龚琳娜，在圈中已经小有名气，但种种怪象令她对前程深感迷茫。她以风趣笔调回忆及尴尬往事：“我从来不缺少追求者，可他们大多都是已婚男人，婚姻和爱情为什么总是分

裂？”

曾有一位“老师”对她提出：“年轻人出名要趁早。如果你和我好，我就给你上节目的机会。等你成了名，要有什么有什么，绝对不让你吃亏！”而她的反应令人哭笑不得：“我完全不知所措，又委屈又害怕，脑子里出现了一只狼扑向一只羊的场景，立即拔腿想逃。腿还没动，‘哇’的一声就扯着高音嗓门儿大哭起来……这一回合让他惊得不轻，对我而言，也是一次难忘的经验——这时候想哭就哭，想笑就笑，一定不吃亏。”

十二年前，大部分演出都要求假唱，“千人一声”的局面，遍

地开花的“潜规则”，使她颇为失望。旅德五年，她和老锣决定在“中国新艺术音乐”深深扎根，让中国的声音在世界唱响。他们在欧洲多个国家举办专场音乐会，也在世界知名的唱片公司出版专辑，找到了音乐的方向，也找到了人生的方向。

2010年，她因《忐忑》而一夜闻名，再度回到公众视野。放弃德国的隐居生活，回来为中国观众唱歌，从“桃花源”到“名利场”，对她而言是一个并不轻松的选择。“要成就大我，必须放弃小我。告别昨天的简单自由，面对今天的纠结缠缚，为了明天更大的自由。”

